

福兮祸兮:从《夷坚志》看宋代蛇信仰的双重性

张春芳

(河北大学 宋史研究中心,河北 保定 071002)

摘要:宋代民众在信仰方面奉行“唯灵是信”的原则,民间信仰的对象亦是多种多样,蛇信仰是其较为常见的民间信仰形式之一。《夷坚志》中记载着大量的有关蛇信仰的事例,这些故事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为了解宋代蛇信仰状况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依据。《夷坚志》中的蛇有着福祸并行的双重意象,反映了普通民众信仰中情感与利益的纠葛。

关键词:《夷坚志》;宋代;蛇信仰;福祸;双重意象

中图分类号:K244;K24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494(2015)05-0078-06

宋代是诸神信仰普遍化的时代,天地山川,无处无神,鱼鳖虫蛇,无物不可成神^①。其中,蛇更是有着福祸并兼的双重意象:或被宋人视为祥瑞,誉之“小龙”;又或被视作祸根,谈之色变。由此,在情感与利益的纠葛中,蛇信仰逐渐成为当时民间较为普遍的信仰之一。本文拟以《夷坚志》为中心,对蛇在宋人眼中的不同意象,以及民众对其态度的双重性等方面展开论述,以期对宋代蛇信仰的情况有较为清晰而全面的了解。

一、福兮:蛇与祥瑞

洪迈所著《夷坚志》取材广泛,内容繁杂,且大多神奇诡异,虚诞荒幻。南宋周密就曾批评此书“贪多务得,不免妄诞”^{[1]序1}。其中,蛇作为日常生活中的常见物种,更是成为该书诸多故事的主要素材之一。在相关书写中,部分蛇是以祥瑞之征的“小龙”形象出现的,或行雨,或聚财,或通灵,不一而足。

1. 蛇与求雨

蛇喜居潮湿阴暗之地,常在雨前现身,古人便认为它当是“小龙”,可以行云布雨。如“桃源潭龙”条

收稿日期:2015-05-30

作者简介:张春芳(1989-),女,河北南官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宋史及思想史。

^①徐尚豪:《宋人的精怪世界——从传说表述到信仰生活的探讨》,淡江大学2008年历史学硕士论文。氏著对蛇精的形象进行分析,统计宋代蛇精信仰中各地庙宇的存在数目并分析蛟、龙类怪兽与蛇类怪兽的不同;在此基础上较为透彻地分析了宋代精怪信仰所表示出的社会内涵和意义。[美]韩森著,包伟民译:《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氏著是研究宋代一朝民间信仰的著作。他们用个案和整体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南宋一朝的信仰或超自然现象进行分析。刘仲宇:《中国精怪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氏著从精怪世界的角度对蛇的形象和信仰作了简要的介绍。柳清:《夷坚志的民间信仰研究》,上海师范大学2010年古代文学硕士学位论文。氏著立足于《夷坚志》这部笔记小说,对包括蛇在内的民间信仰进行了分析。

载,淳熙中,“县境苦旱”,有县民吴彦柔与妻信佛,焚香祷告,“天久不雨,田禾将槁。伏愿一赐灵感,济以甘泽”,“少顷,一小青蛇出水面,俄化为巨鲤。久之,又化为鲇,而首则蛇也,悠扬自如”。吴氏诚心祈求,“若神龙能下雨救禾苗,当以家财建立祠庙于此,使民俗永远香火供奉”。不久果然“大雨倾注,弥日方已”。尽管“吴不甚富”,仍然“卖其一为工匠土木费”来建庙。庙成之后,“夫妇弃家徙居于门,躬执洒扫之役”^{[2]1108}。又如“武当真武祠”条同样记载了向蛇求雨的故事。据载,乾道六年(1170),王明听闻蜀中久旱,便去到武当真武祠祷雨,“一金蛇出现,盘旋于几案匕箸间,忽尔屏迹”。殿中道士见此说道:“常人愿见此蛇而不可得,若出,必有梦感。”结果,“四路继申行府,云皆得雨”^{[2]1231}。在上述两则故事中,蛇都在人们祈雨时出现,继而天降甘霖。可见,在宋人眼中,蛇龙同形,确有行雨之能。

2. 蛇与财富

宋人在辛勤劳动以获取财富的同时,也企望超自然力的神灵可以赐予财富^①。“张方两家酒”条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西乡冷水村细民方九家,造斗酒,置瓮于床侧隐处,俄而挹之不竭。如是十余岁,日日获钱,了无劳费。赖以贍给数口,殊不知其所以然。后为长子娶妇,经旬时,偶客来,令妇取酒。妇以瓮在暗处,拿之出,见一小蛇绕结于傍。蛇望人至,即逸去,自是瓮一空。今方九已亡,独子孙在,而穷困不复可济矣。”^{[2]1022}瓮中小蛇竟是酒得以取之不竭的根源所在,着实令人惊叹。值得注意的是,酒在宋代当属禁榷品,是不允许私家酿造的,所以,蛇助酿酒的说法可能只是脱词而已,并非事实。另外,“颧氏飞钱”条还记载了一则关于大蛇予钱的故事:太原颧氏之家“尝有飞钱入居室,充满庭户”,颧翁遂焚香祝祷曰:“小人以力农致养,但知稼穡为生。今无故获非望之财,惧难负荷!虽神天所赐,实弗敢当,愿还此宝,以安愚分。”不久便见“钱复起,蔽空行,声如风雨,有大蛇夭矫随之,绕林麓去”。五年之后,有一神人告之曰:“天赐颧氏钱十万缗”,但颧翁祷告如前,仍未接受^{[2]1613}。尽管并无证据表明第二次赐钱与蛇有关,但第一次的“飞钱”确系大蛇显灵无疑。不义之财,不劳而获,显然并不是本分老农之所愿。该故事实有劝诫世人的意味在里面,蛇在其中充当了财富的使者。再如,“蛇王三”条也记述了关于黑蛇旺财的传言,然而驱黑蛇者最终却“其家自是果破”^{[2]130}。此类书写中,有蛇直接予财,也有蛇通过某种途径来旺财,虽方式不同,但蛇可以为人们带来财富,这当是不少宋人确信的事实。

3. 蛇与登科

宋代科举制度已臻于成熟,其影响也波及到了社会各个方面。当时科举常被与“龙”联系起来,如宋人通常会将中举视为跳龙门,而“往年遇主上即位以后第一次选士”,亦“谓之‘龙飞榜’”^{[3]57}。龙蛇同形,因而蛇也常被认为具有预示金榜题名的作用。如“詹林宗”条载:“乡士詹林宗,绍兴三十二年读书于成西妙果塔院。晨起,巾栉有小蛇,正据巾上,移时方去。逮秋试,中第五人。乾道元年当科举,往近村大塘湖僧庵肄业,默自祷曰:‘前三年灵瑞已得第五,今举或魁选,当感大蛇为兆。’”^{[2]252}“祷之明日,方独坐作《尚书义》,有蛇不知从何来,蟠其坐侧,伸首顾盼,惊之不动,久乃趋出。詹殊自喜,及揭榜,果第一人。”^{[2]252}詹林宗竟因感蛇神预而于绍兴、乾道年间两度中榜,令人惊叹。同书“王省元”条也有类似记载:王省元“梦二蛇往来蟠舞一榻上,惊觉,不复能寐”,而在领悟其奥妙后发出“先旬日得之,至于蛇妖入梦。陶朱猗顿。果何人哉!宁蹶籥还家,茹藜饭糗,以终此身尔。功名富贵非吾事也”的感慨。后来在朋友的劝说下,王遂参加科举,最终“省闱中第一人,仕亦通显”^{[2]503}。可见,蛇的出现,的确预示着登科及第。

4. 蛇与孝道

龙生九子,各有不同。而蛇也有着旺盛的繁殖能力,诚如杨甫旺先生所言,“蛇崇拜的实质是生殖,与人类的生育、繁衍、发展有关”^[4]。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对于秉信该观念的宋人来说,向龙、蛇等神求子,并不足为奇。如“韩羽建墓”条记载韩羽之妻夜梦二人认主,并赠予紫袋,“而中包一瓢,摇之

^①参看[美]理查德·冯·格兰:《财富的魔术:江南社会史上的五通神》,收入《中国社会文化史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其中对于宋代以来江南民众对获取财富的心态进行了精当的分析。王晓薇、翟卫姿:《信仰与利益的纠葛:从〈夷坚志〉看宋代祠神崇拜的功利性》,认为人们从事民间祠神崇拜活动,是有着某种明显或隐晦的目的,而纯粹的发财致富的经济目的是最直接的要求之一。

有声”，翌日又被告知“七枣在内，可钻开取食。续当生七子，它时为国家栋梁。如至耄年，尚可与媳妇服，亦主生七孙荣显”。韩羽夫妇据梦中之言找寻二人，“于土内得一赤蛇，长一尺八寸，身红如金。一龟，高三寸，身绿色”^[21543]。此中，二蛇赐予韩氏夫妻生子之灵药，以全其孝道。同书还收录有一则“小龙”直接化身人子故事，即“宗立本小儿”：宗立本年长，但无子。在外行商之事，见一小儿独自在，为父母遗弃，于是便收为养子。后来，一位僧人说此儿“是吾五台山五百小龙之一也”，“于是索水喷，立化为小朱蛇，盘旋于地。僧执净瓶，呼神授名，蛇即跃入其中”^[2112]。尽管小蛇所化之儿未能留于宗本之侧，但还是稍微弥补了他无后的遗憾。此外，“长溪民”条还记载了一家儿子因不孝敬父母，而受到蛇的惩罚，以致失掉性命故事^[21474]。这表明宋人相信蛇确与生殖延续有关，并在一定程度上担当起惩戒不孝的职责。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惩戒不孝，蛇也被赋予其他惩恶扬善的职能。如“赵主簿妾”条记载，一女子未婚有孕，易姓之子被诬受刑，“然大白蛇缠其腹三匝”，后来“掾具衣冠，焚香楮，拜而祷。蛇解缚，缘壁登屋，遂不见”。女子诞下男婴后，“方道本始，盖赵生之子也。易乃获脱”^[21869]。另据“舒七不偿酒”条载，舒七答应在城隍祠庙会期间，“以酒饮轿卒及一行诸人”，不想竟然爽约不偿，结果晚上“为物缠身，紧痛不能作声”，其母“持灯往照，乃一蛇，呀然张口，似欲吞噬”，“舒遂病悸不食，以八月四日死”^[21268]。这两则故事都表明，蛇在对不公之事或不守信之人的处置中，充当判官的角色。

5. 蛇与出行

宋代水路交通发达，尤其在南方，水上行舟是时人不可或缺的出行方式。祈求旅途平安是所有出行者共同的愿望。然而，无论江河湖海，还是水文气象均瞬息万变，所以宋人更相信，潜居水底的“龙”才是主导这一切的源头所在。据“大孤龙”条记载，郭三益行至大孤山下之时，虽“天晴无风，江水清泚”但是“舟至中流，屹不动，如有物维之者”。经过细细查找则见一小儿坐在舵上，然小儿长五寸，“仰视见人，不变色”。于是“郭命衣冠，焚香沥酒祷之”，没多久“化为长蛇，昂首入水中，舟即能去”^[21217]。蛇出没于水陆之间，在水中自由穿行，被赋予“龙”的意象，自然是在情理之中。

此外，蛇作为灵性之物，还起着守护的作用。如“卓笔峰”条中记有守护仙棺的大蛇，“忽霹雳挟崖起，大蛇旁午”^[2179]；“黄巢庙”中载有守护庙宇的黑蛇，“因发火箭焚其庙，且伐其树临欲仆”^[21835]，“有大黑蛇长丈许，顶上披发，呀然跃出”；“程氏樟木”条云“一蛇苍褐色，见人若惊，跃空而下”^[21938]，守护程氏家中樟木；“台州蛇姑”中有守护庵堂，辨人好坏的蛇，而庵中人“以蛇护之异，因目为‘蛇姑’”^[21666]。这些故事都凸显出了蛇的守护职能。

二、祸兮：蛇与灾异

毋庸置疑，蛇的上述祥瑞意象，使得人们更加崇信有“小龙”之誉的蛇，进而推动了宋代蛇信仰的发展。然而，在宋人那里，蛇又有着截然相反的意象，这与蛇本身的物种特征有着密切关系。蛇为五毒之一，性喜潮湿阴暗。这使得宋人对其有着本能的恐惧感，进而会发展为敬畏之心，尤其面对想象中的“蛇精蛇魅”。

1. 蛇与自然灾害

蛇常常在雨前出没，所谓“大蛇出洞，大雨咚咚”，“蛇过道、雨来到”。正是由于蛇的出现常伴有云雨气象的发生，古人认为蛇与自然灾害常常发生着关联。“闽丞厅柱”条记载因“薛之子尝见一青蛇入柱下，戏掣其尾，不可出”，以致后来天降大雨，房屋震动“附栋椽泥皆坠，碎土如爪迹”^[2139]。在“易村妇人”条则记载蛇与瘟疫的故事。有一小蛇化身妇人，前往易村之地行蛇瘟，以致“彼村居人七百家，是夏死者殆半”，“湖、常、秀三州，自春徂夏，疫疠大作”，惨况非常^[21892]。房屋塌陷使人们的生命财产遭受威胁，而瘟疫的传播则造成了整个城镇甚至整个地区的灾难，虽然蛇化人行瘟疫的事情是荒诞不经的，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类对蛇的恐惧。

2. 蛇惑人

魏晋南北朝时,在一些小说作品中便已经出现了精怪化形并魅惑世人的记载^①。到了宋代,类似的书写越发多样化、普遍化,“蛇”更是一度成为其中最常见的物种之一。如“孙知县妻”条中即记载了白蛇化为女子并嫁与孙知县的故事。二者结合后,夫妻恩爱,但孙知县“伺其入浴,戏钻隙窥之”之时,见“大白蛇堆盘于盆内,转盼可怖”,方知其妻为异类,后“怏怏成疾,未逾岁而亡”^{[2]1062}。类似情节还见于“钱炎书生”^{[2]1755}、“衡州司户妻”^{[2]1288}、“余干民妻”^{[2]1195}等条中。而在“池州白衣男子”^{[2]1071}、“蛇妖”^{[2]702}、“程山人女”^{[2]1425}等故事中,却是蛇化为男子,魅惑女子。同时,该书还记载有未化人形之蛇奸淫女子的故事,如“蛇妖”^{[2]702}、“巴山蛇”^{[2]705}条等。另外,“女鬼惑仇铎”条中还记载了女鬼诈称蛇精的一则故事:乾道元年(1165)秋,仇铎“数数延紫姑求诗词,讽玩不去口,遂为所惑”,诈称为“兴化阿姥山白蛇精”,后为本地城隍奏请天帝降服,至此仇铎才得以解脱^{[2]328}。尽管“蛇精”只是鬼魅的诈称,但却也表明时人对蛇精感人传说的迷信。

3. 妇女产蛇

如前所述,宋人相信蛇崇拜与人类的生育、繁衍有关。人们固然希望生育子孙,延续后代,但倘若诞下妖孽,那么带来的就不会是喜庆而只能是灾难。如“潘甌医”条载:“团练使刘彝孙妾孕十有四月”,而没有生育,于是潘璟让其服下治疗疾病的药物,结果“堕大蛇,犹蜿蜒不死”^{[2]69}。再如“建康三孕”中的王氏妻亦是如此,产下五六只大蛇,“蛇径出赴秦淮水中”,夜晚“访母饮乳,天明始去”。又如“谢石拆字”^{[2]1788}条载一妇女久不生产,“以药投之”,“果下百数小蛇而体平”^{[2]836}。从生理科学的角度来看,此类故事大都是不可信的,这些产蛇妇女可能患有某种疾病,又或者说,“蛇”只是女性“不洁”的隐喻。值得注意的是,宋人有关“妇女产蛇”的书写并非全然是负面的,在有些地区,她们还会被有意识地塑造为“龙母”等形象,而被供奉起来^[5]。

4. 蛇杀人

《夷坚志》还收录有不少关于蛇类直接危害他人的故事。如“山门寺僧”条记载,山门僧人夜间如厕之时,为蛇所咬,“正齿啮足”,以致“所伤处血肉溃腐,遂连胫骨如截。历岁乃愈,然不能行步”^{[2]1392}。另外,“永福村院犬”和“蒋山蛇”条中还分别记载了蛇“急奔入喉”^{[2]67}和“吐气如黑雾”^{[2]298}致人死亡的事例。死亡带来的恐惧感,使宋人对蛇抱有一种敬畏之心,往往会发展为某种崇拜现象。人们甚至开始怀疑,蛇的出现是否就预示着不幸或死亡。如“鄂州总领司蛇”条云,郡民杨八之母“见蛇在女墙上”,“仅能举手指示,即仆地死”^{[2]863};“胡大夫”条中的常州人胡大夫,上任信州守之始,房屋倒塌,死伤无数,“巨蛇垂头梁上,呱呱作儿啼”,胡氏三日之后病卒^{[2]558};“宜黄丞厅蛇”条中则记载了丞祝君见蛇身死的故事^{[2]861}。该类故事中并未介绍蛇的出现为什么会导致人的死亡,但蛇的出现而导致人死却是事实,这也充分说明了当时的人们对蛇类精怪的恐惧和嫌恶。

在上述故事中,蛇能给人类带来不可估量的自然灾害,而且轻则扰人、祟人,重则致人伤亡,其造成的灾祸使人们感到恐慌与惧怕,进而生出敬畏之心。因此,人们更期望借助某些宗教仪式活动来规避这些灾害,如顶礼膜拜、焚香祷告。更有甚者,竟然通过“杀人祭鬼”的形式来侍奉“精魅”、“鬼怪”。如“建德妖鬼”^{[2]126}就记载了用人作为供品,让蟒蛇享用的事例。蛇对人们的精神影响之大,可见一斑。

三、宋代蛇信仰中福祸双重性产生之原因

信仰是人类精神世界的一部分,它的发生和发展都离不开社会因素的影响。蛇信仰的发展也同样带有时代的烙印。

^①参见吴布林、白春霞:《〈太平广记〉中的蛇信仰研究》,《管子学刊》,2001年第1期,第110页。徐尚豪:《宋人的精怪世界——从传说表述到信仰生活的探讨》,第21页。

1. 蛇的社会认知传统

“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古人常认为龙潜于水底，有行云布雨，兴风作浪的能力。而龙又是权力的化身，帝王甚至被称为真龙；鱼跃龙门，则预示着金榜题名。由于龙蛇同形，“龙的基调还是蛇，并且既称之为龙，就已经承认它是蛇类”^{[9]26}，所以蛇也常被视作“小龙”，并被赋予龙的能力。在相关书写中，蛇的形象基本是正面的，对人类生活产生的也大都积极的影响。尽管如此，蛇与龙还是存在着本质的区别，毕竟龙只是传说之物，本身是不存在的。这就决定了二者信仰状态的不同，人们更倾向于因蛇的灾祸意象而敬畏它，规避它，而不是信任基础上的崇拜。《夷坚志》中收录有多条对蛇原型产生恐惧的事例。如“孙知县妻”^{[21]1062}、“池州白衣男子”^{[21]1071}等都是蛇在幻化成人形的情况下与其交合甚至结为夫妇，但是一旦发现其原型，则产生深深的恐惧，甚至不久之后就死亡。人类对蛇的恐惧不仅表现在对蛇外表的恐惧，还有对其神性的恐惧。蛇一旦被赋予神性，不仅可以幻化人形，更有“崇人”的能力。在“王司户屋”中蛇作怪，以致“姜不能顷刻安，立徙它舍”^{[21]1272}；“李氏红蛇”中李氏见蛇之后，“初时语笑无节，杂出怪异不稽之语，然犹与人相应答”^{[21]986}等等，这些都是蛇以其能力，扰乱人的精神，打扰人的生活。对于蛇精崇人的情况，幸运的话，中崇者尚可通巫术、道术等予以解除，如若不然，则随时可能致命。

2. 因果报应观念的延续发展

唐宋之际，随着佛教的世俗化发展，因果报应观念已为大多数人所熟知。这在蛇信仰中亦多有体现。如前述蛇充当判官，对违背道德伦理的人作出惩罚。同时，蛇有着强烈的报复心态，促使人们不得不敬而远之。如“闽丞厅柱”条，记载了戏玩小蛇而致家中房屋塌陷的故事^{[21]39}。“李南金”条中记载了世人枉杀并吃小蛇，而小蛇的母亲入其梦控诉，随后便有数千小蛇围其庭院，后以食蛇肉者身死才告结束^{[21]227}。“大孤龙”条则记载了行舟之时，“焚香沥酒祷之”，从而保障了行船的安全^{[21]217}。可见，蛇信仰中的因果报应观念体现着戒杀、存生和孝道等的观念。同时，在因果报应观念中还体现了动物与人之间平等的观念，《夷坚志》中蛇作为“弱势群体”，在遭到人类侵害时，会采取一定的方法进行报复，是蛇与人之间平等关系的体现。而这种平等使得蛇在对人类祸福的影响上更为普遍。

3. 宋代社会发展对信仰功利性的引导

随着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民间信仰方面的功利色彩越发浓厚，等价交换的思想原则也出现在信仰与被信仰者之间的互动中。“从事民间祠神崇拜活动的人们，也绝不是为着单纯的宗教需求，而是有着某种明显或隐晦的目的”^{[7]314}。蛇信仰也是因其神性的一面为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便利，从而不断巩固和扩大着它的信仰群体，而信仰群体的扩大又不断促进着它的发展。但是就给人带来生活不便的蛇而言，世人对待它们的态度就比较恶劣了，有时还会采取一些伤害它们的事情，因而受到蛇的报复，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蛇信仰的功利性。同时，受到世人崇拜的动物在信仰体系逐渐发达的情况下也越来越人格化。鱼鳖虫蛇，无物不可成神。神人同形同性，在蛇的信仰中主要体现在如果世人对蛇诚心侍奉，那么蛇就会造福一方，反之就祸患四起，危害世人。如“桃溪潭龙”条中就有县民诚心祷告以致求雨成功，后来又建庙宇供奉蛇神“躬执洒扫”而产生一些灵异事件帮助当地居民生产生活的记载，这条记载中是人们由于其心诚而产生的福报^{[21]1108}。但“赵士藻”条记载了过境而不祷，致使船毁人亡之故事^{[21]217}。

宋朝官方对民间信仰的态度较为宽容，采取“唯灵是信”的认可态度。《宋史》载：“自开宝、皇祐以来，凡天下名在地志，功及民生，宫观陵庙，名山大川能兴云雨者，并加崇饰，增入祀典。”^{[8]2561}在《搜神秘览》的“顺济侯”条就记载了因小龙保佑政府船只安全行驶而被进封为“顺济王”的事迹^{[9]116}。同样在《宋会要辑稿》中也有关于顺济侯的记载，由于小龙的灵验事迹频繁发生，在徽宗崇宁四年（1105）十一月，“诏加灵顺昭应安济王”^{[10]1087}。另外，在光化军的小龙祠中的小龙于隆兴元年（1163）二月，被“赐额威济”，在开州清水县的小龙鸣洞神祠中的小龙于崇宁四年（1105）八月，亦被“赐额灵济”^{[10]1023, 1027}。正

是由于小龙的降雨能力达到了世人的要求,才会得到官方的赐额和认可。

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影响了宋代官方、民众以及祠神在信仰中的功利性,这种信仰的功利性基本形成了民众与祠神之间的合作关系,也使得信仰中的福祸两方面相互依附,不可分割。

四、结语

《夷坚志》作为一本记载多种志怪内容的小说集,本身其内容就是多荒诞不经的。但是洪迈的写作态度以及当时社会的信仰背景决定了该书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其中记载的大量蛇故事对于还原宋代民间蛇信仰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夷坚志》中的蛇崇拜体现着福祸双行的特点。这与宋人的因果报应思想以及世人对蛇的认知传统有关,同时也与宋代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是信仰的功利性的体现。

参考文献:

- [1]周 密.癸辛杂识[M].北京:中华书局,1988.
- [2]洪 迈.夷坚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1.
- [3]赵 升.朝野类要[M]//唐宋史料笔记.北京:中华书局,2007.
- [4]杨甫旺.蛇崇拜与生殖文化初探[J].贵州民族研究,1997(1):64-68.
- [5]翟卫姿.宋代龙母信仰研究[D].保定:河北大学,2014.
- [6]闻一多.伏羲考[M]//闻一多全集:第一卷.北京:三联书店,1982.
- [7]王晓薇,翟卫姿.信仰与利益的纠葛:从《夷坚志》看宋代祠神崇拜的功利性[M]//宋史研究论丛.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12.
- [8]脱 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 [9]张炳文.搜神秘览[M]//全宋笔记·第三编:第三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
- [10]徐 松.宋会要辑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Fortune or Misfortune: The Snake Belief of Song Dynasty From *Yi Jian Zhi*

Zhang Chunfang

(Centre for Studies of Song History,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Hebei 071002, China)

Abstract: In the Song Dynasty, people pursued the belief of “Spiritualism is the letter”, and the Snake Dynasty is one of the common beliefs in the forms of folk beliefs. In the notes novel *Yi Jian Zhi*, a large number of cases related to snake faith was recorded. These stories rich in content and forms, providing important historical basis for us to understand the Snake Belief of Song Dynasty. Snake in *Yi Jian Zhi* has a double image parallel with the fortune or misfortune, reflecting of ordinary people about the emotional entanglements and interests in the faith.

Key words: *Yi Jian Zhi*; Song Dynasty; snake belief; fortunate or misfortunate; double image

(责任编辑 张春生)